

《中国大将军的故事》之二

徐海东大将的故事

许 广 亮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年·北京

目 录

“泥巴人”的童年	1
卖水郎参加了共产党	23
七支钢枪的来历	37
大队长赔礼	49
秘密发展“徐家军”	63
“徐老虎”和勤务兵	75
师长让马	87
副军长和“朱号官”	101
活捉敌师长柳树春	119
战士的冬装	133
风雨长征路	147
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	161
毛泽东派人来借钱	173
不做“半个中国人”	189
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	203
再版后记	2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将军的故事 / 石仲泉, 陈登才主编; 冯世平, 沈丹英副主编.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3 (2004.5再版)

ISBN 7-80023-843-1

I. 中. II. 石. 陈. 冯. 沈.

III. 故事—中国—当代 IV. K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0648号

徐海东大将军的故事(之二)

主编: 石仲泉 陈登才 副主编: 冯世平 沈丹英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 北京 8796 信箱 邮编: 100080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18层

电话: (010)82517246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

850 × 1163毫米 32开 7.5印张 400千字

1995年3月北京第1版

2004年5月北京第2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3-843-1/K·777

定价: 110.40元(全8册) 单册定价: 13.80元

访问: www.ertongbo.com

“泥巴人”的童年



1900年6月17日，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徐家老窑。他家十几口人，只有半亩地，靠烧窑、卖盆、卖罐为生。另有几间破茅屋，也是夏不遮雨，冬不挡风。一家人过着“窑花子”、“泥巴人”的苦日子。

徐海东来到人间，生就的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对深深的酒窝，一副惹人喜欢的模样。可是，在徐家，他又讨人嫌。因为徐海东已有五个哥哥、三个姐姐，他被父母看作是一个多余的儿子。

徐海东原本没有起过名字，按照兄弟们的排行，他是老六，又最小，因此妈妈叫他“小六子”。一位有心机的人，送给他一个浑名——“臭豆腐”。意思是说，这孩子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



虽然不受欢迎，但是他的小脸蛋逗人喜爱，就像臭豆腐似的，闻着臭吃着香。对这个苦命的儿子，妈妈不喜欢别人这样叫他，谁知一旦叫开，改都改不过来了。

“臭豆腐”的浑名，叫起来真让人好笑。徐海东在人们的笑声中成长起来。六岁的时候，他就背起小筐，跟着别人去挖野菜、捡树枝。他是妈妈的小拐棍，领着双目失明的妈妈走路，帮助妈妈找这找那。每天挖了野菜回来，总要走到妈妈跟前，拉着妈妈的手摸着野菜说：“妈妈，你看呀，好多好多！”妈妈的眼看不见，手摸摸筐里的野菜，又摸摸小海东的头，夸他说：“真乖，乖孩子！”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



小海东不肯安静一会儿，整天东跑西颠。炎热的夏日，他赤膊露背，晒成了小黑人；寒冬腊月，身上穿的是露着棉絮的旧衣服，下雪天还光着脚丫子，冻得脸红、手肿，脚上长了冻疮。

苦命的娃子，哪里知道人世间的千差万别。他看见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有说有笑，到祠堂里去上学，心想：跟娃儿们一起念书，一起玩耍，多好！他便跑到妈妈跟前说：“妈妈，我怎么不去念书？”

双目失明的妈妈摸着小海东的脸蛋说：“你还小，等到明年吧！”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小海东没有忘记上学的事，又对妈妈说：“妈妈，我该上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



学啦！”

妈妈又哄他说：“你还小，再等一年吧。”

做妈妈的不该哄骗孩子，可是，家里没有钱供他念书。妈妈不忍心地对他说：“上学要花钱，我们家穷，上不起。”

小海东慢慢地懂事了，懂得穷人家的孩子和有钱人家的孩子不一样。小海东家里十几口人，父亲和哥哥们在窑场里干活，赚不了几个钱，只够吃饭糊口。他知道家里日子难过，就不再提上学的事了，仍是背着小箩筐，天天挖野菜。

妈妈心疼小海东，盼望孩子能上学堂，学成个知书识礼的人。可是，学堂和衙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



门一样，没有钱难得进啊！做妈妈的只有暗暗伤心。

这一年春天，喻家祠堂来了个教书先生。那先生叫吴学伯，是小海东妈妈吴氏娘家门里的人。一天早晨，妈妈让小海东领着路，摸摸索索来到喻家祠堂，吴学伯一看是本家的老姐姐，连忙让进屋里。见她走路拄着棍，才知道她的双眼失明了。小海东的妈妈求先生收下她的小儿子，让他上学认几个字。

吴先生看小海东个子长得不高，便摸着他的头问道：“你几岁了？”

“九岁。”

“叫什么？”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



小六子眨眨大眼睛，没有回答。

妈妈插话说：“从小没起名，排行是老六。”

先生又问：“想上学吗？”

“想！”

先生说：“上学可得守规矩。”

“嗯！”小六子点点头。

吴先生看这个小外甥虽有点野，但脸上却透着灵气，便一口答应收他入学。妈妈一听，高兴得伸着双手说：“他舅，他舅，这太好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说着，就要下跪，被吴学伯挡住了。

小六子高高兴兴当了小学生，老师给他起了个学名——徐元清。他放学回家，扑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



到妈妈身上，把新领的书本递到妈妈手上。

妈妈摸着书本问：“这是什么书？”

“《百家姓》，就是各家的姓，都在这个本本上。这里头还有我们徐家的姓呢！”

妈妈接着问：“有你外婆家的姓吗？”

“有，有。姓王的，姓张的，姓吴的都有。”正说着，小海东忽然想起先生给自己起的名字，便得意地对妈妈说：“我叫元清了！”

妈妈高兴地摸着小六子的脸蛋说：“往后你可要好好念书啊！”

“我叫徐元清！”他怕妈妈没有记住，大声说着。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



“好，好，徐元清！”妈妈重复着，脸上露出了微笑。

徐元清的名字，虽说写在书皮上，登在册子里，但除了老师叫他，同学们都没当一回事儿。他成了有钱人家孩子们讥笑的对象。小元清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棉袄，提不起鞋帮的烂鞋子。那个地主家的小少爷黄守本，马褂套长袍，身上还散发着香味。上课的时候，四个学生围坐一张方桌，每人占一边。几张桌子正好都坐满了人，没有元清的位置，老师叫他挤在桌角边上坐。他们看元清坐下来，有的挤眉撇嘴，有的扭过脸去，还捂着鼻子叫“臭”。放学了，孩子们一出祠堂，就扯着嗓门大叫：“臭豆腐……”，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



“又脏又臭的豆腐——狗也不吃的臭豆腐。”小元清实在气不过，就握起拳头追打人家。但他一个人毕竟对付不了一伙人，吃亏的还是他。往往是他被摔倒在地，滚一身脏土，揉一脸泥巴。回到家里，也没法跟妈妈说。

妈妈虽然眼睛看不见，但耳朵却灵，她听说元清上学受气，便问他：“有人欺负你？”

元清气愤地说：“我都有学名啦，他们还叫我臭豆腐。”

“那怕什么。”妈妈说：“人都有小名，叫猫的，叫狗的，叫春的，叫冬的，还有叫豆腐渣的呢！妈妈就是喜欢臭豆腐！”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



“我叫徐元清，不许再叫臭豆腐！”

这时，嫂嫂也来劝说，教小弟不要跟人怄气、打架，要想争口气，就得好好念书，将来进京去赶考，考上个“举人”、“状元”，徐家门有多光彩啊！到那时候，就没有人叫我们“泥巴人”、“窑花子”了。

徐元清记住了妈妈和嫂嫂的嘱咐，立志要做个好学生。每天，他不用别人叫，就早早起床。到了学堂，同学再叫他“臭豆腐”，他装着没听见。教书的舅舅看外甥聪明懂事，野小子变得文静了，直夸他是个好学生。

上私塾，不分班次，没有年级。不管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



六七岁入学、九十岁入学，都是从《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五经》，读完一本，接着读下一本。先读书，后开讲；先描红模子，后写大仿，再写小楷。徐元清渐渐地对读书写字有了兴趣，懂得用功了。

但是，徐元清从小争强好胜。没过多久，他就惹下了一个大祸——把同学的头打破了。

有一天，老师让学生练习写大字，自己出门办事去了。老师一走，学生自由。地主家的儿子黄守本就凑到正要磨墨写大仿的元清面前。三年多来，他们两人先是同桌，你争我挤，吵过几次架，老师给他们调换了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



座位。黄守本的大字写得好，常在同学面前试笔。他见徐元清拿出了新买的毛笔，便随手拿过来就要写。徐元清不让，伸手去夺。两人互不退让，就红了脸，又吵开了。黄守本说：“你的破笔，我才不稀罕呢！”

“谁不知道你家富得流油！”徐元清说。

黄守本说：“富怎么着？窑花子，臭豆腐！”

“你骂谁？”徐元清气得挥起了拳头。

黄守本扯着嗓门叫：“骂你，就骂你狗不吃的臭豆腐！”

徐元清脸都发紫了，抡起拳头正要打过去，黄守本的动作更快，一巴掌打在了徐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



元清的脸上。徐元清顺手抄起桌上的砚台，向黄守本砸去。只听得“啊呀”一声，黄守本两手捂着脑袋滚在地上，“妈呀妈呀”地直叫。血和墨把他的脸染得红一块、黑一块。同学们吓呆了，徐元清也知道事情闹大了，愣了神。

正在混乱中，老师从门外走来，一看黄守本头破血流倒在地上，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学生们吵吵嚷嚷，说是徐元清打的。吴先生也吓坏了。这个野性难改的外甥打破了黄家少爷的头，可怎么得了。

老师抓起戒尺，向徐元清吆喝，“跪下，给我跪下！”

“他先打我！”元清挺在那里强辩。

“泥巴人”人的童年



1941年，徐海东（中坐者）在安徽同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领导人合影。